

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设置浅议

李 忠 星

本文论述了设置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必要性,初步探究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内涵、学制、专业方向及课程设置,提出了实施该专业教学亟待解决的有关问题及其对策。同时,对近年来对外汉语学界讨论的“文化导入”说、“交际文化”说提出了疑问,认为世间各种语言必然有与人类共性相关的共有现象,这就是语言的一般规律;也有与各民族的特异性相关的特殊现象,这就是语言的特殊规律。因此,跨文化的语言教学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揭示和掌握目的语的一般和特殊规律,也就是揭示和掌握目的语中本就存在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导入“交际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一是要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二是要对外积极宣扬,并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吸收有益的营养。这二者不可或缺。中华古文化所以灿烂辉煌,就因为它是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并吸取了外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果。当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切断了与世界优秀文化的联系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便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要使中华文化之花繁茂,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世界。

世界也同样需要我们。中华文化给世界人类文化进步的伟大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而今,世界格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被称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亚太地区成了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已成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一些远见卓识的西方人士认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心正向该地区转移”,今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取决于西方国家与远东中国文化圈……关系的和谐”^①。更有许许多多世界各国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人,他们看好中国,并迫切想了解遥远、陌生、神秘而充满希望的中国。于是有了世界范围内的一浪紧似一浪的学习中国文化热潮。

* 本文曾于1994年6月在山西召开的“全国对外汉文化教学发展问题研讨会”上宣读。

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为搭起中外文化交流之桥进行了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成绩斐然。她还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称的内涵似难包容我们面临的全部任务。从国外看,新的形势势必要求国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纯学术性和趣味性转而面向当代中国实际;事实上,“中文”已走出汉学院的“象牙之塔”,“不再是少数几位唯美主义者所喜爱的一种极难做的练习,而是成了相当多的一些明天将从事科学、工业、经济或商业方面领导工作的人需要跨越的障碍”。国外企业部门要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对就业者的“要求”,也正是将汉语学习与“科技、商业、法律等专业培训”相结合。这种“结合”,“在就业市场上将越来越被看作是一张王牌”^②。从国内看,以前的外语教学的教训是:单纯的外语教学不能使学习者尽快获得这张“王牌”。据说日本亦有类似的教训。这样培训出的外语人才虽有一定的翻译或教学、研究能力,但择业门路受限,离开相应的岗位就会“失业”,原因就在于当社会只要求他将外语当作工具使用时,他就没有赖以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第三,从近十年来来华留学生的现状看,他们急需获得的就是“一张王牌”。据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统计,读“现代汉语专业”的留学生中,六成左右的毕业论文选题不是“汉语”而是“文化”。在综合性大学学习的留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往往在基础汉语学习阶段就希望结合某一中国文化专题学习;不少已入系学习文化专业的学生,又常常因为种种的不适应难以完成学业。此外,弘扬中华文化,仅有对外汉语教学还远远不够。连法国这样“从学校的数量和学习中文人数来看,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其有识之士尚且痛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文的学习仍处于一种显得过于无知的阶段”,可见国外对中华文化的无知、少知或曲解。出现这一“阶段”,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以前的经济长期落后,也缘于国外对中国的一些“固定看法,现有的市俗观念、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③,其中包括汉学界研究的诸多偏误。那么,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进行正确的、符合国外学习者实际需要的多学科的中国文化教学是完全必要的和重要的。

这么说,设置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确实势在必行。

二

对外汉语文化专业,顾名思义,它是专为有(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学习汉语言文化而设置的。因此,专业设计指导思想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和特殊要求。本专业以汉语言文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规律和外国人学习汉语言文化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用汉语和汉文化现状。培养学生既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和汉语交际能力,又有较系统而扎实的某一汉文化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成为国外对华外交、经贸和关系研究、教学等领域合格的实用人才。

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首先是汉语教学,并且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语教学。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界几十年来积累的成功教学、测试、管理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都是适合于它的。在这里,笔者仅就近来提出的“文化导入或注入”、“交际文化”等表示点疑问,诚心请教。

跨文化的语言教学中,对目的语的讲解与学习、应用存在两大障碍。一个是语言形式本身,即一定的符号、发音、结构及其系统所代表和表达的本义或表层意义;一个是语言形式的内涵,即一定的语言形式在不定的语境下的隐含义或言外之意。语言传授者要帮助学习者克服这两大障碍就要与他们一起去跨越,首要的任务就是揭示目的语的一般和特殊规律。世

间各种语言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又记录和促使人类活动的变化发展。因此不同的语言必然有与人类的共性相关的共同现象。比如语言的建构都离不开符号、发音、建构法则等等因素。这是不同的语言可以交流的基础。如果不同语言采用的是一样的建构系统,就成了同一种语言,就没有交流阻碍了。即使象日语,与汉语文化有很深很直接的联系,但决不是汉语。各民族的特异性,又决定了民族语言各自的特殊现象。比如符号不同,发音各异,结构法则也大不相同。不同语言的内涵更是各具民族的特殊个性。语言的这种个性与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关系最直接,又往往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因而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学习者克服第一大障碍不易,克服第二大障碍更不轻松。只有当目的语的真实面貌被完全揭示出来后,学习者才能认识它、记住它,才能进行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从而理解与把握它。其次是比较。如果说在跨文化的语言教学中要导入一种“文化”,以利学习者更好更快地掌握目的语的话,要导入的“文化”应是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比较就是目的语与相关母语、目的语文化与相关母语文化比较。比较的目的是进一步指明两种语言的异同现象,突出目的语的特点。其实,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成人)每获得一点关于目的语的信息的同时,都要作这样的比较,才能加深对目的语的理解,克服母语、母语文化的不利干扰。学习者充分把握了目的语与母语的异同,就能真正获得目的语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在如何揭示目的语的(尤其是特殊)规律的问题上,许多老师都有各自的经验。叶盼云先生谈到教学生如何正确地进行汉语文化跟其母语文化的双向选择所采取的方法是可借鉴的。“文化导入”论看准了语言的隐含义或文化因素是影响学习者交际能力提高的一个关键,这是对的,不过,“导入”是指以“文化”内容为纲编写教材呢?还是指课堂上花一定的时间讲解“文化”内容?既然语言本身包含了这种“文化”,它就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⑥,那么教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它、掌握它。“导入”论容易使人误解,似乎“语言”本身没有这种“文化”,或者这二者是脱节的,才需要在语言教学中“导入”。至于导入的文化叫“交际文化”,这个词也叫人不好理解。原因是“要把交际文化的内容说准说全恐怕是十分困难的”^⑦。比如建筑文化,照有关分类属于“知识文化”。如果交际者话题涉及建筑,有关的“知识”、词汇必然成为交际的内容,所及建筑文化“知识”或词汇究属“知识文化”还是“交际文化”,颇难划分。人类社会历史的久远与社会现状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人际的交往五花八门,交际内容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一当把这种交际内容分门别类地说“准”说“全”了,它又成了一门“系统”的“知识文化”了。即便说“全”了,还有个怎样体现于或导入教材内容中去的问题。正象语法大纲,已经比较全面了,用任何题材的内容都可以体现它。而那些离现代生活太远的题材是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因此,在文化大纲或“交际文化”说尚未成熟、未出台之时,语言教学的内容应该主要取自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当代中国人的业绩,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状态。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最积极最活跃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必然包容在现实生活中。这也正符合来华学生的迫切需要。刘坚先生认为,“只有把这些社会生活内容安排到教材里去,教材的每个课文才是充实的,引人入胜的。只有这样的教材才是结合实际的。外国留学生学了,既掌握了汉语,又通过汉语了解了中国社会,增强了对中国的感情。”^⑦

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汉文化的教学。如果说,语言教学阶段的文化教学是入门式的、非系统的配合语言课的教学,文化专业的文化教学自然是专门、系统而深入的。这时,语言的教学还不能停止,但它是为顺利地进行文化专业教学服务的。和已走

过了40多年历史的对外汉语教学相比，对外语言文化专业的教学则没有或少有实践经验可言，没有现成的直接可用的理论指导。因此要探索的课题还不少，需要大家边实践边总结。不过，我国大学针对中国本科生的各中国文化专业，有现成的教学理论、计划、方案、教材等丰富的成果。这些是可吸取与借鉴的。

三

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拟实行“1-2-2”学制（如可能，“2-2-2”制更切实际）。即第一年学习基础汉语，第二、三年学习专业汉语和相关的入门文化知识，第四、五年学习专业文化知识和高级专业汉语。

本专业的专业方向选择适应国外学习者不同的实际需要和他们汉语水平的不一、学习期限各异的特点，拟置实用汉语专业方向和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政治管理与公共关系、中国历史、汉语言文学、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学、中国经济与经济管理、中国对外贸易、中国法律等专业方向。第一年基础汉语教学为第二、三年的专业汉语学习作准备，同时适应入系学习理工科和其他受教育者对基础汉语的需要；第二、三年的专业汉语学习是为文化专业学习打好语言基础的，也适应一般仅以较好地掌握汉语工具为目的的学习者的需要。语言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可以参照或照搬现有的对外汉语课程，主要增设不同程度（供二、三年级两个学年用）的专业汉语，如科技汉语、社科汉语、医学汉语、外交汉语、经贸汉语、政法汉语、中国导游汉语等，并作为主要必修课。同时增设相关程度、不同门类的中国文化选修课。专业学习阶段的主修课，主要是不同专业方向的专业课和高级专业汉语课。关于专业的主辅修课的设置、学分分配等问题当参照为中国学生开设的相关学科制定。这些专业方向的设置构想，适应受教育者就业的实际需要，是有其必要性的；也考虑到教育者的条件许可。目前接受留学生的各高校，尤其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学科专业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有关教学条件和手段齐备。对外汉语文化专业的设置是完全可行的。

四

实施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的教学，有几个主要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教师。对外汉语界的教师大多毕业于汉语言文学系或对外汉语专业，其专业知识结构基本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对于新的专业来说，现有教师的数量和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都有不适应的一面。如果说要他们在汉语言、文学甚至一般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中“打通关”是可能的话，要他们“打通”文、史、哲、政、经、贸、法等“关”则是不合理，不现实，也是不负责任的。可行的是，一培训，二扩充。这二者中，扩大教师编制，吸收急需的不同专业的教师到教学机构中来是主要的，而从目前情况看，这一点不太好解决。

二是教材。这与第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是不能满足新专业的要求的。文化专业教材可以说还没有。就如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方面的教材不能直接供对外汉语专业使用一样，其它文科的本科用教材也不能直接供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使用。因此，要有教材，必须有既了解特定的教学对象、熟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理论、方法，又具有相关学科知识的教师。

三是领导。这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第一个问题所以说不太好解决,因它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取决于教学对象,也就是取决于专业的稳定性与规模。我们从事的专业,借用程棠先生的话说,“是跟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的。主观努力很难改变客观形势带来的影响”^⑧。这种“形势”,既指国际的,也指国内的。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呈现出蓬勃生机,就非仅“主观努力”使然。但毕竟世界经济活动中心、文化中心还没有转移到亚太地区,而且,转移到北京的趋势也还远未到来。世界还只是开始重新重视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圈的影响,当代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作用还远不能同中华传统文化相比。因此,设置对外汉语言文化专业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开始时的规模是很有限的。大环境的影响,这个专业教学对象的数量与对象自身从母语获得的中国文化素养都有限,并且是个变量。这就给本专业的教学带来了不稳定性。这么说,普通高校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教师编制的扩大是很有限的。尤其处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即使能扩大也担心一旦学生来源不足而出现问题。

要在现有条件下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想到的一个对策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挥许多高校学科专业齐全的优长,与兄弟院、系的有关专业长期“合作”办学,成立相应的、人员相对固定、形散实不散的教研室,共同研究针对特定教学对象的教学理论、计划、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实施教学,当然包括共享精神的和物质的成果。1994年6月在山西召开的“全国对外汉文化教学发展问题研讨会”上,有代表介绍了他们聘用已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充实有关专业队伍的做法。这也是值得借鉴和仿效的。当然,要做到这些,除了我们的努力外,无论是扩大现有的编制或是协调与兄弟专业的关系以及合作办学,都离不开领导的关怀和具体指导,离不开兄弟专业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注 释:

①②③ 张朋朋译:《法国中学汉语教学状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⑥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次学术座谈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3期。

⑦ 《中国家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 程棠:《汉语和中国文化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3秋之卷。

(责任编辑 车 英)